

“数词”及“助词”

——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和学者对汉语量词的理解——

ガブリエレ・トラ

Between “numerals” and “auxiliary words” –
Chinese classifiers through the eyes of foreign scholars
and missionaries of the 19th century

Gabriele TOLA¹⁾

Together with the analysis and classification of “full words” and “empty words” as well as parts of speech, classifiers have always represented one of the main focuses of analyses carried out by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scholars in grammar and teaching materials compiled for studying Chinese. In this article, I will briefly describe and analyse the lexicograph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vided by different foreign scholars. The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classification and description of classifiers as expressed in different lexicographical works, particularly grammatical and miscellaneous texts edited between the 19th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author will particularly highlight how the value of these analyses has not always moved forward in a linear way; they frequently show, instead, discrepancies and uncertaint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often reveal enlightening considerations ahead of their time.

Keywords: Classifiers; Chinese grammar; foreign missionaries; numerals; auxiliary words

一、研究对象与目标

与“虚词”、“实词”、发音以及词类的分析和分类一样²⁾，量词一直代表了外国传教士和学者编写汉语语法书和教材的一个重点。自十六、十七世纪他们开始编纂材料起，量词就被视为学习汉语的难点之一，

1) Gabriele Tola 是关西大学东亚研究科《日本學術振興会特別研究員》。本文得到了《日本學術振興会特別研究員——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for Overseas Researchers》项目的资助，并且是平成28年度该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2) 参阅内田2017，第16-21页。

因此需要进行专门的分析和解释：为了让读者和学习者更好地理解汉语，传教士和学者将量词与学习者母语中的类似词类进行比较，以便找出与量词的共同点。

无论是从教学计划、语法特点还是历史背景来看，学者已经以不同的角度充分地分析、研究了汉语量词。尽管如此，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和学者编写的汉语教材和语法书中仍存在着不少值得深入分析和探讨的材料：这些著作能够对汉语量词的历史描写提供大量的新线索，并且能丰富、完善有关该材料历史过程的先行研究³⁾。本文中笔者将对若干材料进行分析，以简明介绍一些以十九世纪为主外国传教士和学者对汉语量词的理解。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即使他们对量词的分析之价值不一定以线性的方式、即由浅至深前进，并且在此过程中还经常出现矛盾和倒退，但是通过研究这些材料能够窥看大量开创性、有启发作用的分析。

二、先行研究

众所周知，马建忠（1845-1900）于1898年出版的《馬氏文通》被普遍地视为第一部由中国人编写的系统性汉语语法书。无论如何，学者已经发现早于《馬氏文通》在广义语言学的视野下分析汉语的大量文献，这些文献甚至能追溯到战国时代⁴⁾。同时，学者还发现另一部早于《馬氏文通》、是由毕华珍编写的系统性汉语语法书，即《衍緒草堂筆記》⁵⁾。

外国传教士和学者编写汉语语法书和教材的历史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十六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在这一阶段，汉语语法书与教材主要用拉丁语⁶⁾由传教士编写，以耶稣会和多明我会传教士居多；第二阶段始于十九世纪初：这一阶段的汉语语法书和教材以英语和法语为主⁷⁾，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二十世纪初所使用的语言变得愈来愈多。然而，这个分段方式也有例外，如第一阶段中有不使用拉丁语编写的汉语教材，比如万济国（Francisco Varo, 1627-1687）编写的《*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使用的就是西班牙语。另外，这两个阶段的时间分割不明确：譬如，马若瑟（Joseph Henri Marie de Prémare, 1666-1736）编写的《*Notitia linguae Sinicae*》写成于1728年，但1831年才第一次出版。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大量的材料当今学者仅仅能够知道书名，因为其中大部分材料已经不知所踪⁸⁾。

无论如何，学者一致认为在这两个阶段由外国传教士和学者编纂的几乎全部的汉语语法书和教材都受到了传统拉丁语词类分类的影响：分别为名词、代词、动词、分词、介词、副词、连词和叹词⁹⁾。在第一与

3) 由于此处无法详尽地概述所有以不同角度对量词进行的现行研究，关于西方传教士对量词进行的分析的综合介绍，读者可以参阅 Masini 2008 和 塩山 2015。关于量词的历史发展，可参阅 Peyraube 1998。关于中古汉语量词研究的综合介绍，可参阅黎洁琼 2010。关于量词的意义和语法化，可参阅橋本永貢子 2014。另外，由于现行的研究很丰富，本文不讨论十九世纪由日本学者编写的汉语教材。

4) Peyraube 2001, 第341页。关于列出包含早于《馬氏文通》对词类进行解释的若干文献，可参阅 Hagège 1975, 第24-26页。

5) 内田 2017, 第95-104页。

6) 伊伏 2012, 第76页。

7) 同上。

8) Masini 2004, 第212页。

9) 参阅载于内田 2017, 第62-64页的综合表。该表包括十九世纪外国传教士和学者在汉语语法书和教材里指出该词类使用

第二阶段的汉语语法书里，量词被归入不同词类，并且使用不同名称来指定的原因是，在编写这些教材的学者的母语里量词都是不存在的一种词类¹⁰⁾。将量词视为独立词类的第一位学者为高第丕 (Tarleton Perry Crawford, 1821-1902)¹¹⁾ 于《*Mandarin Grammar*》¹²⁾。

三、从雷暮沙到于雅乐：传统与创新之间

本文分析的第一部语法书是由雷慕沙 (Jean-Pierre Abel-Rémusat, 1788-1832) 编写的《*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¹³⁾。此语法书分为两部分，分别为文言和官话¹⁴⁾。

第一部分为“Style antique” (古老文体，即文言)。这一部分里，量词分析部分在第四节，被作者归入于“Noms de nombre” (数词)¹⁵⁾。雷暮沙首先对汉语数词进行了很详细的分析，其次将量词介绍如下：“Presque toujours, on ajoute aux noms des nombres une particule qui ne change rien au sens, quoiqu'elle varie suivant la nature des objets nombrés. On nomme ces sortes de particules, *numérales*” (数词几乎总是需要加一个小品词，即使此小品词按照搭配的名词不一样，但是不会改变该名词的意义。这些小品词叫做数词—即量词)¹⁶⁾。按照雷暮沙所叙述的，当“数词” (即量词) 起自己本身的作用时，会失去它们在其他上下文中所拥有的意义。雷暮沙解释，有时量词能放在“nom de nombre” (真正的数词) 和搭配的名词中间：作者列出的例子是“*sân taó choũ* 三刀書”，翻译为“Trois lettres”。实际上，不要忘记的是，《*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的这一部分分析的是文言，所以雷暮沙补充，最常见的词序是“[...] on place d'abord le nom de la chose nombrée, puis le nom de nombre suivi de la numérale qui convient à cette sorte de chose” (首先列出所数东西的名词，然后是数词，再加上适合该东西的量词)。他列出的例子，“*chĩ thã ssé tsó* 石塔四座”和“*mà loũ phĩ* 馬六匹”¹⁷⁾ 代表着量词在文言里标准的使用方法，即 N + Num + CL (名词+数词+量词)。

在《*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的“Style moderne” (现代文体，即白话) 部分中，“Noms de nombre” (数词) 的分析在第三节¹⁸⁾。雷暮沙主要描写的量词是“个”，被他称为“numérale [...] commune” (普通的数词-量词)¹⁹⁾。据雷暮沙的分析，“la particule *kó*” (“个”这个小品词) 专门指定人和东西。雷暮沙还列出这个量词的三种不同形式，即“個”、“箇”和“个”，而加上它们分别指出人、东西

的名称。表里还与当代的名称进行了比较。

10) 相关的综合表载于伊伏 2012, 第86-87页。

11) 内田 2017, 第85页。

12) Crawford 和 Zhang 1869。

13) Rémusat 1822. 此语法书和本文分析的第三本语法书，既 Bazin 1856, 也简明地介绍于 Chappell 和 Peyraube 2014。

14) 按照李无未 2017, 第636页，鼎鼎大名的德国语言学家甲柏连孜 (Hans Georg Conon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 在十六岁生日时作为礼物收到了这本书。这本书对甲柏连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一个还需要深入探讨的话题。

15) Rémusat 1822, 第48页。

16) 同上, 第50页。

17) 同上, 第50-51页。

18) 同上, 第115页。

19) 同上, 第116页。

和人跟东西。为了帮助读者和学习者更好地认知量词，雷暮沙将量词跟读者和学习者的母语中的类似词类进行比较：他解释，如果“*kó*”跟着“一”，结果是不定冠词“*quidam, un certain*”（拉丁语：某一个）²⁰。

本文要分析的第二个教材为1842年出版的《*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该书封面印着的作者是“Philo-Sinensis”（爱中国者）。目前为止，还有学者认为“Philo-Sinensis”是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但实际上是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1803-1851）。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技术上讲后者跟前者编写《*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时进行了合作²¹。在《*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里，量词分析于“number”（数词）一节²²，接着“article”（冠词）、“cases”（变格）与“gender”（性别）三节。郭实腊指出，“An idiomatic peculiarity, which the Chinese has in common with the Japanese, is the addition of a generic term to various nouns, for the sake of enumeration, which we may compare to our habit of saying *heads of cattle, pieces of silk, sheets of paper, & c.*”²³（汉语跟日语在语言习惯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许多名词需要加一个综合性词，目的是计数。这个习惯跟我们的某些说法等同，如“*heads of cattle, pieces of silk, sheets of paper*”等）。从上面的段落能明显地看出，作者试图介绍一些在自己的母语里跟量词有共同点的句段。但是郭实腊还补充了不同的特点是，在英语里，这些表达方法并不常用，相反地在汉语里量词不出现的情况极少。之后，郭实腊列出极为详细的量词名单，共计94个最常见的量词²⁴，并附上了解释和例子。

本文分析《*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对“张”和“条”的解释，是因为郭实腊提供的分析很杰出。关于“張 Chang”²⁵，郭实腊指出“is used for every thing that can be spread out”（使用于能伸展的东西）。此定义符合“张”的第一个扩展意义：按照学者的研究，“张”的原型使用是指出附有可以伸展的绳子的东西，而它的第一个扩展意义正好是指出能伸展的东西²⁶。关于“條 Teau”²⁷，郭实腊指出，它的作用与“枝”相同，而“枝”是一个能适用于“[...] things that are straight, in the shape of branches [...]”（直的、有树枝形状的东西的量词）²⁸。更重要的信息来自这一节的最后部分：郭实腊指出，量词接着“[...] nouns, to which they bear some relation, either in shape or quality [...]”（名词，而量词跟这些名词具有或形式上或特质上的某一些关系）²⁹。他补充，像英文的冠词或介词一样，量词是汉语语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Several nouns take a variety of numerals, and in most instances

20) 在第127-128页，雷暮沙提醒“numérale”“个”可以跟指示形容词一起使用，也可以不一起使用。他还提到，这个情况也可以加带着不定性意义的数词“一”。

21) Foley 2009, 第78-79页。在同书，第78页，脚注75，指出英国学者詹姆斯·萨默斯（James A. Summers, 1828-1891）严厉批评该语法书。另参阅《*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载于 *The Chinese Repository*, 第11册，第6期，1842年6月的评价：在这评价中，该语法书被归于麦都思。

22) Gützlaff 1842, 第30页以及之后。

23) 同上，第33页。

24) 包括“個”的其他两种写法。在 De Guignes 1813中列出的量词有92个。

25) Gützlaff 1842, 第33页。

26) Tai 和 Chao 1994和 Del Gobbo 2014, 第35页。

27) Gützlaff 1842, 第34页。

28) 同上，第33-34页。

29) 同上，第37页。

their meaning is thereby modified” (许多名词可以搭配不同量词, 而这样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些名词的意义会改变)³⁰⁾。这个分析非常具有远见性: 著名的美国语言学家约瑟·哈罗德·格林伯格 (Joseph Harold Greenberg, 1915-2001) 一百多年之后还认为量词 “[...]are shown to be redundant when translation into a non-numeral classifier language like English is carried out” (在翻译成不使用量词的语言——比如英语——的过程中, 显示出是多余)³¹⁾。量词语义冗余的理论已经被推翻, 而郭实腊是确定量词的语义价值 (semantic value) 最早的学者之一。

本文要分析的第三个文献是由巴赞 (Antoine Pierre Louis Bazin, 1799-1863) 于1856年出版的《*Grammaire mandarine*》。此书是第一个纯粹描写汉语口语的法语语法书³²⁾: 《*Grammaire mandarine*》里的量词名单包含了解释, 而从解释中可以看出巴赞对量词的观点。

巴赞给量词专门写了一节, 在此节中他指出, “Sans vouloir assujettir les idiomes chinois à la méthode européenne, on ne craint pas d'affirmer ici qu'il existe, dans la langue mandarine, comme dans la langue japonaise, un assez grand nombre de mots que l'on peut appeler, avec le savant M. Edkins, des substantifs auxiliaires” (笔者不想对量词使用欧洲的分析法,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毫不畏惧地说, 汉语跟日语一样, 有大量的可以称为“助词”的词, 如大师艾约瑟已指出了)³³⁾。巴赞明确意识到, 量词是欧洲语法中不存在的词类, 并且指出他所采用的名称, 即“substantifs auxiliaires”, 源自艾约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 编写的《*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³⁴⁾。

按照雷慕沙更早的研究, 巴赞之后提到, 量词的出现是由于口语里面存在大量的谐音词而产生的不便: 据他的分析, 量词的目的仅仅是消除所搭配名词的歧义, 并且此作用也是“substantifs auxiliaires” (助词) 名称的来源。引用巴赞的说法, “Si l'on se bornait à dire 一書 *ī-chou*, pour un livre, le sens du monosyllabe *chou* deviendrait équivoque; mais que l'on interpose entre l'adjectif numéral *ī*, un, et le substantif radical *chou*, livre, le substantif auxiliaire 本, '*pen*, l'équivoque cesse à l'instant même; on a le mot composé *ī-pen-chou*, qui signifie un livre” (如果只说出“一書”来指出一本书, “书”这一单词的意义会变得不明确。反而, 如果在数量形容词“一”和基本名词“书”之间插入助词“本”, 这样之前出现的歧义会立刻消失。这样得出“一本书”这个复词, 意思为“un livre”)。按照量词的特质和作用, 可以看出巴赞列出的例子以及他提出的结论是按照口语得出的。巴赞上面列出的例子采用的形式 Num + N (数词+名词), 实际上只是在某一些特定的条件下偶尔会出现在北京话里³⁵⁾。另一方面, 当今还有不少学者指出, 量词的作用包括区分谐音词³⁶⁾。巴赞列出的第二个例子也很恰当: 据他对“一斤羊肉 *ī-kin-yang-jō*”的分析³⁷⁾, 量词有“déterminatifs” (限定词) 的作用, 其目的是 “[...]restreignent

30) 同上。另参阅同上, 第35页, 关于“位 *Wei*”、“名 *ming*”和“員 *yuen*”的解释。

31) Greenberg 1974, 第84页。

32) Demiéville 1973, 第154页。巴赞和高第丕都提到了毕华珍的语法书: 另参阅内田2017, 第10页, 脚注3。

33) Bazin 1856, 第21页。

34) Edkins 1853, 第81页以及之后。

35) 另参阅 Zhang 2013, 第30-31页, 引用的研究和例子。

36) 如橋本1976所指出。

37) Bazin 1856, 第22页。

souvent l'idée d'une plus grande étendue à une plus petite [...]”（把一个概念从大范围缩到小范围）。巴赞的这一分析完全符合对一些量词（比如“磅”）给予的“重量词”（massifiers）的定义以及所起的“quantifying description”（量性描写）的相关作用³⁸⁾。

之后在《Grammaire mandarine》里，巴赞分析这些“substantifs auxiliaires”（即量词）在哪一种情况下能够使用。第一个情况是最普遍的，即在数词（“nom de nombre”）³⁹⁾和搭配的名词（“chose nombrée”）中间。作者还提及，量词经常搭配双音节和三音节名词：据巴赞的论述，法语也存在类似的表达结构，如“une paire de souliers”，“une feuille de papier”，“un coup de vent”等。最后巴赞还提到“Les collectifs, généraux ou partitifs, les noms monosyllabiques des poids et des mesures”（集合名词，无论是综合性还是区分性，以及表示重量或测量的单音节词）⁴⁰⁾，从语法上都可以视为量词：巴赞的此种分析也是正确的。

接下来本文分析中国内地会传教士⁴¹⁾钟秀芝（Adam Grainger）所编的《西蜀方言 - Western Mandarin》⁴²⁾。即使钟秀芝编写的书籍不是教材，《西蜀方言》的历史位置仍很重要：这很可能是第一个包含目录的英汉词典⁴³⁾，同时代表一个新的著作而不是已存在的著作的修改本⁴⁴⁾。钟秀芝的词典将汉字按照《康熙字典》的214个部首列出，部首的次序是按照笔画的数量排列。属于同一个部首的词条均是按照笔画数量列出的（除了部首的笔画数量）：为每个汉字，钟秀芝最起码提供一个例子，并加上了英文翻译。

在《西蜀方言》的序言⁴⁵⁾，量词被称为“Numerary adjuncts”（数词修饰语）。量词一般都列出在“[...] end of the list of examples. Such as cannot be translated are indexed under 'Numeral Adjunct'”（每个词条里的例子最后部分。那些无法翻译的量词，被标志为‘Numeral Adjunct’）。换句话说，在《西蜀方言》中某一个有着量词作用的字所包含的其他意义，总是列出在该字作为“Numeral adjunct”的例子前，而后者都被标志为带括号的“N. a.”。《西蜀方言》列出的例子普遍所使用的文体为白话：譬如，在“個”的词条里，⁴⁶⁾钟秀芝列出“八個人 eight men (N. a.)”、“個個都有 each person has it (N. a.)”、“一個一個的去 go one by one (N. a.)”等。之后，钟秀芝通过上面举的例子分析了量词的两种不同使用方法。第一是量词基本的作用，以 Num + CL + N（数词+量词+名词）的形式；第二是量词唯一的形态学过程（morphological process），以 CL + CL（量词+量词）的形式，即“distributive semantic function”（分配语义作用）⁴⁷⁾。钟秀芝特别强调最后使用方法的这个作用：他将第二个例子的

38) Del Gobbo 2014, 第30页。

39) 值得注意的是，Rémusat 1822和 Bazin 1856都提到“P. Basile”提供的名单。“P. Basile”指的是叶宗贤（Basilio Brollo, 又称叶尊孝, 1648-1704）。小德金（Chrétie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 1759-1845）擅自抄袭、出版了叶宗贤的汉语拉丁语手稿辞典。

40) Bazin 1856, 第23页。

41) 在 Guinness 1894, 第一册, 第469页, 钟秀芝抵达中国的时间记录为1889。

42) Grainger 1900。

43) Yong 和 Jing 2007, 第86页。

44) Yong 和 Jing 2008, 第389页。

45) Grainger 1900, 第 iii 页。

46) 同上, 第22页。

47) Del Gobbo 2014, 第43-44页。值得注意的是, 最后使用方法部分也显示于第三个例子。

“each”用斜体标了出来。

至于《西蜀方言》里的量词“张”，钟秀芝先列出这个字作为动词的例子⁴⁸⁾，如“還沒有開張 not yet opened shop (after New Year)”，作为形容词的例子，如“張張狂狂 *wild, boisterous*”，而最后作为量词的例子，如“買三張紙 buy three *sheets* of paper. (*N. a.*)”和“一張桌子 one table. (*N. a.*)”。其他“张”这个字剩下作为量词的作用被钟秀芝省略，原因是跟空间有关，因为作者已经提供大量的其他例子。

最后，本文简明地介绍《*Manuel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⁴⁹⁾，作者是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于雅乐 (Camille Imbault-Huart, 1857-1897)。于雅乐在《*Manuel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的不同部分里分析到量词。第一节里⁵⁰⁾，于雅乐分析定冠词的使用方法：由于汉语里没有定冠词，“L’usage de la langue permettra de reconnaître comment on peut préciser le sens des noms [...]” (通过语言的使用能指定名词的意义)。为了表示汉语没有冠词，于雅乐举两个例子，即“¹天²氣³好 ¹ t’ienn-² tç’i, (le) *temps*, ³ haô, (*est*) *beau*”和“¹日²頭³要⁴出⁵來 ¹ je-² tōô, (le) *soleil*, ³ yaô, *va* (*est sur le point de*), ⁴ tch’ou-⁵ lai, *sortir* (*paraître, se lever*) [...]”，指出的是单一物体 (“reference to unique objects”)：后者是单独使用名词、不搭配指示代词和量词的最自然、甚至唯一的形式⁵¹⁾。转而关于不定冠词，于雅乐认为汉语使用“一”加上 “[...] la particule numérale générale 個 *kō* ou de la particule numérale spéciale de la classe d’êtres ou d’objets à laquelle appartient celui qu’il s’agit d’individualiser [...]” (普遍数量小品词“个”，或者被指定的东西需要搭配的特殊数量小品词)⁵²⁾。值得注意的是，于雅乐还指出量词可以加在称号、职位或个人特点名称之前，也可以不加⁵³⁾：“*il est français*”可以翻译成“¹他²是³法⁴國⁵人 ¹ t’a, *il*, ² che, *est*, ³ fâ-⁴ kouô ⁵ jènn, *français* (littéralement *homme de France*) [...]”，也可以翻译成“¹他²是³一⁴個⁵法⁶國⁷人 ¹ t’a, *il*, ² che, *est*, ³ y-⁴ ko, un, ⁵ fâ-⁶ kouô-⁷ jènn, *français*”。

于雅乐还在《*Manuel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的另一部分对量词进行了分析⁵⁴⁾。据于雅乐所述，构成汉语名词的单数和复数形式有五种方法，其中最后一个为名词之后加上 “[...] la particule numérale ou spécifique [...] de la classe à laquelle il appartient: 本 *peunn* est la particule numérale des *livres*; si on la place après le mot 書 *chou*, *livres*, on a le pluriel 書本 *chou-peunn*, *les livres*, *livres en général*” (名词所属的数字小品词或特殊小品词。“本”是“书”的数字小品

48) Grainger 1900, 第172页。

49) 即使本文的目的不是对《*Manuel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进行全面的分析，但值得指出的是这部著作提供了很多值得研究的前景，包括形态学方面的分析。譬如，在第8页以及之后，详细地分析了汉语的多音节：“[...] les composés de *coordination* ou de *concordance*, les composés de *subordination* ou de *dépendance*, les composés avec *postpositions*, les composés *irréguliers*, et enfin les composés *périphrastiques* [...]”。除了使用的名称不恰当，它对多音节的分析，尤其是联合式复词，很先进。

50) Imbault-Huart 1892, 第4-5页。

51) Cheng 和 Sybesma 2014, 第251页。

52) Imbault-Huart 1892, 第4页。

53) 另参阅载于 Cheng 和 Sybesma 1999, 第523页“老师”的例子。

54) Imbault-Huart 1892, 第13-14页。

词，如果将“本”加在“书”之后，能够构成“书本”这一复数形式句段 [...] ⁵⁵⁾。

当然，外国传教士和学者编写的教材也存在不少的问题和误差。除了上述著作里出现的不少不准确的地方外，本文以禧在明 (Walter Caine Hillier, 1849–1927) 写的《*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⁵⁶⁾ 作为另一个例子。这部著作没有专门分析量词的章节，但作者表达了自己关于量词的一些看法，即《*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的口语部分 (“The spoken language”) ⁵⁷⁾。在列出 “jên” 的例子时，禧在明的解释如下：“[...] means man, but it also means benevolence. In speaking, we distinguish the former from the latter by the pre-position of what, for want of a better word, may be called a classifying article” (它的意义是“人”，但是还有“仁慈”的意义。口语里，我们怎么能够区分前者和后者？通过加上一个归类冠词，我们使用这一名称是因为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名称) ⁵⁸⁾。从禧在明使用的名称可以看出，作者试图找出汉语量词跟英语的其他词类一些的共同点，目的是帮助读者和学习者更好地把握这一相当陌生的类别：这一点跟其他由外国人编写的汉语语法书如出一辙。禧在明还指出，“classifying article” (即量词) 中最普遍的一个是 “Ko”，意义为 “piece”，而这个翻译显然受到了作者母语的影响。换句话说，即使禧在明提供的例子里 “piece” 总是写在引用号里，以强调它的特殊性，并且在《*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不同地方里他提供其他名称⁵⁹⁾，但实际上 “piece” 不能被视为“个”的对应词，并作者所使用的量词名称的准确性与其他更早的不同语法书出现稍微的倒退。

小结

外国传教士和学者，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之一为量词。因此，当面临着这个难题，他们编写汉语语法书和教材时，曾努力试图找出自己母语里与汉语量词类似的表达方式和共同点。即使每位传教士和学者的背景、目标和学问皆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为汉语的认识和描写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不要忘记的一点是，这仅仅是初步的研究：本文中提到的著作里，都涵盖了研究汉语的各个方面。不仅如此，这些著作又仅仅是分析汉语语言特征的庞大著作中的极小部分。从研究这些材料中对量词的分析能够看出，这些著作的价值和质量不一定是以从浅到深的方式前进，而且经常出现误差、矛盾和问题。尽管如此，在已经被研究过的和尚未被研究的著作中，我们还能发现很多先进性的解释和分析，而这些解释和分析能达到、甚至超过当代语言学家对汉语的认知水平。通过研究外国传教士和学者编写的相关汉语著作，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澄清十九、二十世纪初关于语法书的编纂过程。笔者希望以后能够为了此目标分析、研究更多类似的材料，以期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55) 类似的说法也出现在威妥玛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 编写的《*語言自邇集*》(又称《*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Spoken in the Capital and the Metropolitan Department*》, 伦敦, Trübner & Co., 1867年)。

56) Hillier 1910, 第一次出版于1909年, 上海, Kelly & Walsh。

57) Hillier 1910, 第16页。

58) 同上, 第20–21页。

59) 像 “numerative” 和 “classifier”。同上, 第37页。

参考文献

- Bazin Antoine Pierre Louis. 1856. *Grammaire mandarin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 Chappell Hilary, Peyraube Alain. 2014.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r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ly traditions”. *Language & History*, vol. 57, n. 2, pp. 107-136.
- Cheng L.-S. Lisa, Sybesma Rint.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vol. 30, no. 4, pp. 509-542.
- . 2014.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of noun phrases”. In Huang C.-T. James, Li Y.-H. Audrey, Simpson Andrew (ed.),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alden: Wiley Blackwell, pp. 248-274.
- Crawford Tarleton Perry, Zhang Ruzhen 張儒珍. 1869. *Mandarin Grammar. Wenxueshu guanhua 文學書官話*. Dengzhou.
- De Guignes Chrétien-Louis-Joseph (Basilio Brollo). 1813. *Hán tsé s̄ȳ ȳ 漢字西譯. Dictionnaire Chinois, Français et Latin*. Paris: Imprimerie impériale.
- Del Gobbo Francesca. 2014. “Classifiers”. In Huang C.-T. James, Li Y.-H. Audrey, Simpson Andrew (ed.),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alden: Wiley Blackwell, pp. 26-48.
- Demiéville Paul. 1973. *Choix d'études sinologiques (1921-1970)*. Leiden: Brill.
- Edkins Joseph. 1853. *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 Shanghai: London Mission Press.
- Foley Toshikazu S. 2009. *Biblical Translation in Chinese and Greek. Verbal Aspec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eiden, Boston: Brill.
- Grainger Adam. 1900. *Xishu fangyan 西蜀方言 - Western Mandarin, or the Spoken Language of Western China; with Syllabic and English Index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Greenberg Joseph. 1974. “Studies in numerical system I: double numeral system”. *Working Papers on Language Universals*, vol. 14, pp. 75-89.
- Guinness Mary Geraldine (Mrs. Howard Taylor). 1894. *The Story of the China Inland Mission*. Two volumes, third edition. London: Morgan and Scott.
- Gützlaff Karl Friedrich August. 1842. *Notices on Chinese Grammar. Part I. Orthography and Etymology*. Batavia: Mission Press.
- Hagège Claude. 1975. *Le problème linguistique des prépositions et la solution chinoise (avec un essai de typologie à travers plusieurs groupes de langues)*. Paris: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 Hashimoto Ekuko 橋本永貢子. 2014. *Chūgokugo ryōshi no kinō to imi: bunpōka no kanten kara 中国語量詞の機能と意味：文法化の観点から*. Tokyo: Hakuteisha 白帝社.
- Hashimoto Mantaro 橋本萬太郎. 1976. “Language diffusion on the Asian continent: problems of typological diversity in Sino-Tibetan”. *Computational Analyses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no. 3, pp. 49-65.
- Hillier Walter Caine. 1910.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 Second edition.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übner & Co.
- Ibushi Keiko 伊伏啟子. 2012. “Zaoqi xifangren dui hanyu ‘liangci’ de renshi ji qi zhuanbian - Cong ‘numeral’ dao ‘Classifier’ 早期西方人對漢語‘量詞’的認識及其轉變 - 從‘Numeral’到‘Classifier’”. *Jingyi yuwen luncong 靜宜語文論叢 Providence Forum: Language and Humanities*, vol. 5, n. 2, pp. 73-88.
- Imbault-Huart Camille. 1892. *Manuel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à l'usage des Français*. Second edition. Hongkong: Noronha; Paris: Leroux.
- Li Jieqiong 黎洁琼. 2010 “Jin sanshi nian zhonggu hanyu liangci yanjiu shuping 近三十年中古汉语量词研究述评”. *Zhongn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 16, no. 5, pp. 131-136.

- Li Wuwei 李无未. 2017. "Cong Deguo Jiabolianzi *Hanwen jingwei* (1881) dao Qingmo Zhong-Ri *Hanwen dian* - Jindai Dong-Xi fang hanyu yufa xueshi 'yingshe' zhi jingxiang 从德国甲柏连孜《汉文经纬》(1881) 到清末中日《汉文典》- 近代东西方汉语语法学史 '映射' 之镜像". *Zhongguo yuwen* 中国语文, no. 5, pp. 621-637.
- Masini Federico. 2004. "Luoma suocang 1602 nian shougao ben Minnanhua - Xibanyayu cidian. Zhongguo yu xifang zaoqi yuyan jiechu yili 罗马所藏1602年手稿本闽南话-西班牙语词典 - 中国与西方早期语言接触一例". In T'sou Benjamin Ka-Yin, You Rujie 游汝杰 (ed.), *Yuyan jiechu lunji* 语言接触论集. Shanghai: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教育出版社, pp. 211-234.
- . 2008. "Xifang chuanjiaoshi hanyu liangci yanjiu zongshu 西方传教士汉语量词研究综述". In Casalin Federica (ed.), *Linguistic Exchanges between Europe, China and Japan*. Rome: Tiellemedia, pp. 59-78.
- Peyraube Alain. 1998. "Shanggu, zhonggu hanyu liangci de lishi fazhan 上古、中古汉语量词的历史发展". In Beijing daxue zhongwenxi "Yuyanxue luncong" bianweihui 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论丛》编委会 (ed.),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vol. 21.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pp. 99-122.
- . 2001.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sources of the *Mashi wentong*". In Lackner Michael, Amelung Iwo, Kurtz Joachim (ed.),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Boston, Köln: Brill, pp. 341-355.
- Rémusat Jean Pierre Abel. 1822. *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hoa, c'est-à-dire, de la langue commune généralement usitée dans l'empire chinois*.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 Shiyouama Masazumi 塩山正純. 2015. "Qian lun Ma Lixun hanyu zhuzuo zhong de shuliang (liangci) biao xian 浅论马礼逊汉语著作中的数量(量词)表现". In Endō Mitsuki 遠藤光暁, Ishizaki Hiroshi 石崎博志 (ed.), *Xiandai hanyu de lishi yanjiu* 现代汉语的历史研究. Hangzhou: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 浙江大学出版社, pp. 115-130.
- Tai James H-Y., Chao Fang-yi 1994. "A semantic study of the classifier *zhang*".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vol. 29, no. 3, pp. 67-78.
- Uchida Keiichi 内田慶市. 2010. *Bunka kōshōgaku to gengo sesshoku. Chūgoku gengogaku ni okeru shūen kara no apurōchi* 文化交渉学と言語接触. 中国言語学における周縁からのアプローチ. Osaka: Kansai daigaku shuppanbu 関西大学出版部.
- . 2017. *A Study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Linguistic Contact. Approaching Chinese Linguistics from the Periphery*. Goettingen: V & R unipress.
- Yong Heming, Peng Jing. 2007. *Bilingual Lexicography from a Communicative Perspective*.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 2008. *Chinese Lexicography. A History from 1046 BC to AD 191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Niina Ning. 2013. *Classifier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Berlin, Boston: De Gruyter Mouton.